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 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五

宋紀三十五

起甲寅至乙卯凡二年

神宗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熙寧七年春正月甲子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嚮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

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首箇恕
知歸徠州其子乞弟爲番部巡檢於是涪井長寧烏
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
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
時鮮儷擢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
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破屢敗
而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
王韶入朝景思立旣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
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乙巳白虹貫日 丙午

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丙辰遼主以河東
路沿邊增脩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
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
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
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
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
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未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
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
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
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地方

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剗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常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

於畎畝商嘆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
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
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
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
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
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矣弼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
事云 乙丑大旱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憂閔旱災

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
已廣求直言即命維草詔行之詔曰朕涉道日淺闇
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
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
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
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未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
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
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
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
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

大夫其務悉心交做成朕志焉 四月癸酉權罷新
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
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
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
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
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
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
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
光州司法叅軍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
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

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暄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閣門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其畧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

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
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
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
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
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
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
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
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
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湫罪呂惠卿
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

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
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乙酉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
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
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
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
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
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板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
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
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

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羗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
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
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丙戌王安石
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叅知政事安石執政六
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僂慧巧佞超
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
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
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
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
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

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
邪汝自爲之顛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
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
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
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
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
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
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
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
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

所更復 初摧蜀茶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
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
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
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
杞乃即蜀諸州荆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
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
茶場司盡摧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
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
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
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

幹當公事以自輔 五月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挫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

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

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
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
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
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
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
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
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
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
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
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六月丁亥作渾儀浮漏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
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
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
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
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爲五至是渾儀
浮漏成以括爲右正言括侍帝側帝曰卿知籍車乎
曰知之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

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

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

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鷄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八月癸巳置場於南薰安上門給流民米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脩閣門儀制 九月壬子三司火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遣使煮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觀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角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爲對明日迪奪官絳罷以章

惇代之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
姦也 癸丑蔡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

京東十京西三 都水監丞劉瑄言自開直河閉魚

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
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
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
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
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
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
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

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

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
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
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
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
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
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一月
己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時王安石初罷相薦呂惠
卿爲叅政及惠卿得君怙權慮安石復進乃援郊祀
赦例薦安石爲節度使方進劄上察見其情遽問曰
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 十

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丁卯以王
韶爲樞密副使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死初女
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
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東瀕海
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
氏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
貢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
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爲
都督賜姓名李獻誠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
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

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
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
真其人戇朴勇鷙謂之回霸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
也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
爲首長僻處契丹東北隅至宋建隆二年以馬入貢
見前紀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乾德二年開寶二年
三年俱貢馬及貂皮太平興國六年來朝淳化二年
首領野里鷄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于
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
柵太宗但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大中祥符三年契

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
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
古廼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
叛遼遼將致討烏古廼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
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
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廼因襲而擒之以獻遼
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
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
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脩弓矢
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

謝野勃堇復叛遼烏古廼伐之謝野敗走烏古廼將
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疾作而死
子劾里鉢嗣

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罷 丙午分京東爲東西路

輟江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軍 鄭俠上疏論

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
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
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
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
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

愧殺御史

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舍人錢藻草京制有大臣進退係時安危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鄧綰懼京再入且希惠卿旨遽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係時安危朋

莫忽略邊地下賤

邪狗俗懷利私已而曰持政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於是藻亦罷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判檢院丁諷鹽鐵副使王堯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

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
未央宮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
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
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
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
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
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
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
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
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

溫公之言如券

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

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旣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叅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末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讖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

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
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
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
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
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
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
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
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
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
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

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
謀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
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
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
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
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
擾而朝廷始盱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
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
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
之議皆行吟吟傲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

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隋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爲善後之備欲脩輯爲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以滕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于英祖未及大用書其姓名于禁中帝蓋知之旣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

日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者朋黨亂之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大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爲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元發性踈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踈輒以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訥訥恐元發有云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譏謗帝雖不疑然亦出元發補外先是

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弼旣去軍稍
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
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歷久猶盛其責守城
池皆以靜洽聞飲酒賦詩未嘗爲遷謫意 夏四月
戊寅以吳充爲樞密使閏月乙未陳升之罷判揚州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
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爲筌相 壬寅沈
括上奉元曆 五月丁丑雨土及黃毛 六月己酉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
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

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
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
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加安石左
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
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甲寅韓琦卒
琦字稚圭安陽人生有異稟少好學甫冠舉進士甲
科早有盛名天資忠孝識量英偉相三朝立二帝論
大事決大疑以安社稷巍然山立辭氣雍容不見有
憂喜之色折節下士進拔人才如恐不及儻公論所
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而未嘗以官職私其所親

故得人爲多爲相十年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卒之前
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文置其墓篆其
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贈尚書令謚忠獻配
饗英宗廟廷後追封魏王 秋七月戊寅太白晝見

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
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於是詔分水嶺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
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
爲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丙申減官戶
役錢之半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

所存上供米毋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罷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
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之絳執不可議于帝前
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
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
知許州而三司會計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爲
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爲清議所少
九月庚申朔以王安石兼脩國史立武舉絕倫法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
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

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
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
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竟
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恊濟惠卿之姦出
知湖州 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
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恊于民者程顥應詔論
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䟽言晉
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古而所
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

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
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
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
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
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
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
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䟽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
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
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

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噐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
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館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
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
下寃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求諸道謂忠者爲
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
寃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
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
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
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
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呂公

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旣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于人材旣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丁未彗不見 浙十一月戊寅交趾大舉入寇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又欲取靈武又

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爲
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沈起
知桂州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
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乃罷起以知處
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西所屯北兵而用槍仗手
分戍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
互市率皆遏絕表䟽上詐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
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岷嶺關連陷欽廉二
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彝名
丙戌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

撫之本進營銅佛埧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
來歸爲四砦九保建銅佛埧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
誥本欲取媚王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
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
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謹合譟或諍
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
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
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
幸甚 遼耶律洪基殺其妻蕭氏蕭氏姿容冠絕工
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爲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

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
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
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
懿 十二月壬寅以元絳叅知政事曾孝寬僉書樞
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
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
同升 罷直學士院陳襄襄福州候官人舉進士歷
知僊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
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
學舍以塞謗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

及弼相薦諸朝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
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
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
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
帝惜其去留脩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
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
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
之適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更定解
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
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

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
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
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
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帝知方田官
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
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五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六

起丙辰至丁巳凡二年

神宗六

熙寧九年春正月戊辰交趾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已卯章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使彭師晏誓下州

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來勝單文猛單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戊子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榜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旣而卨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憲卨言逵老於邊事

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
交阯 己丑吐蕃鬼章寇五年谷 三月甲戌親策
進士並試律義斷案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五百九
十六人以詳定官陳鐸等取第一甲不精並罰銅是
科得楊時時調汀州司戶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
昌相得甚懽及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時杜
門績學淳澆涵浸人莫能測 庚辰以种諤知岷州
夏四月辛亥茂州夷寇邊成都知府蔡延慶乞發
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當自將以往朝廷遣內副押
班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離成都

五月丙寅分兩浙爲東西路下卯城茂州 六月丁

亥詔安南將吏視軍士有疾者月以數聞 秋七月

鄧綰罷呂惠卿旣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

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

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

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

數方命矯令用上要茹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

行逆絕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

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

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

搗枉了

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縮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魏州八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闕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

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
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
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黜 九月己卯詔恤嶺南死
事家表將士墓 張載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
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
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正如老木一株枝幹自在所少者潤澤華葉耳又作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

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
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
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
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竒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
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
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
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
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
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
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
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
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

法之行中外洵洵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歛愁怨流離
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
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
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
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
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
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
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
二月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羗多叛歸之帝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

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癸卯郭達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初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

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庚戌詔有得鬼
章冷鷄朴首者賞之 沈括知延州悉以別賜錢爲
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
酒以勞之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威聲雄他府括
時在延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孫軫談杜生事
自言頓忘其勞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
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
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
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
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

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
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
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
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
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
給飪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
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
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旣足不當更兼他利由
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
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

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
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
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
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
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至是爲括
述其事云

十年春正月戊辰仙韶院火不視朝 范純仁知慶
州擅發常平粟麥以卹流亡多所全活 二月丁酉
詔給老疾貧乏 己亥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

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
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
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
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
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三月壬申詔州縣捕蝗 召
張載同知太常禮院時呂大防薦之曰載善發明聖
人之道其論政治可以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
遂有是命載至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夏四
月丁酉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免夏秋稅
五月戊午詔脩仁宗英宗史 六月壬午注輦國

朝貢 秋七月癸丑邵雍卒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
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游河南居之遂爲河南人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
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
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口
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
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
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
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
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

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
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
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
德氣粹然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清而不激和而不流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
其化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
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
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
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
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

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
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
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事于外庭雍皆能聞衆人
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
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
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
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丙子河決澶州自開直河
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
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
匯于梁山張澤樂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

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八月甲辰詔侍從臺諫監司各舉文臣有才行者一人 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田所屬州縣䟽湍仍蠲其稅老幼疾病者賑之 冬十月癸巳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祀 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乙辛殺其君之子濬濬幼好學善騎射旣立爲太子兼北南

院樞密使時耶律乙辛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
黨蕭霞抹之妹爲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
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
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
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
乃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
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旣而乙辛
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
殺乙辛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
之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

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爲
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辯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
易其言爲款伏遼主大怒乃廢濬爲庶人徙于上京
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圍
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
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
還詐云疾卒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旣而乙辛復
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謚
濬曰昭懷太子 張載西歸過洛見程顥曰載病已
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

及旦視之卒矣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
林學士許將乞加贈恤詔贈館職半賻載字子厚長
安人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
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辯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
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
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有志未就而卒年五
十八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學者稱爲橫渠先生一
時及門士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
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
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

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子
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
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
爲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
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
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
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十二月壬子
詔改明年元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七

起戊午至庚申凡三年

神宗七

書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申朔日食命官詳定郊廟禮文

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閏月壬辰以

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

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起呂公著知河

陽召還提舉中太乙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

學士知審官院 戊戌曾公亮卒上臨其喪謚宣靖

公亮字明仲泉州人以進士至宰相或謂其識度精
審練達治體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老不
知退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圭有老鳳池邊躡
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之句人皆傳之 曾孝寬以
父喪去位 除張方平太乙宮使進退禮秩皆與執
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
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
此自安石爲政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

積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
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
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爲恐懷上皆
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歟何欲
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
爾 二月戊辰詔赦安南戰棹都監楊從先等仍論
功行賞 三月辛巳帝御邇英閣沈季長進講周禮
八法乙未御崇政殿閱諸軍 夏四月戊辰塞曹村
决河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死家錢 六月癸卯朔
日食 秋七月癸酉朔命西上閣門使韓存寶經制

瀘州納溪夷

八月庚午詔青齊淄三州給流民食

九月癸酉交趾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
詔不許未幾乾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
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峒 乙酉以呂公著薛向同
知樞密院事公著前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
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
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
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
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武帝雖以汲黯

爲慙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
唯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
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
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
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
有報况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
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恐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
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

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
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筭無
遺策爲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
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
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
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以呂公孺知未與軍徒
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
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
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
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

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卒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塞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 監荆南稅張商英獻言曰真壽者不死真樂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爲主上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韻帝曰卿不廢學如此邪乃除館閣校勘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滌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議復肉刑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嘗建此議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

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
之公著曰不可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月辛亥韓存寶破瀘夷後城 十一月己亥罷

文武官功臣號 十二月復置大理獄帝以國初廢

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置景福殿

庫上每憤北虜崛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

殿聚金帛爲兵賞是年始更庫名

二年春正月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甲午京兆府

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 趙抃致仕

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人皆

羨之 二月召知扶溝縣程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
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
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脩改法度之
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
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
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
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
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
人而已疏奏不納顥復舊任顥治扶溝以教化爲先
邑素多盜至是偃息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

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上是之畿邑皆得免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

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請發粟貸
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
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顥力言
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
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
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
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
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
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
今有故青帳可用之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

邑有冤訴府願得扶溝決之邑有犯小盜者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縊尋改除奉議郎仍宰扶溝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徃徃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顙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乃謂之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

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鄰
邑民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坐是以特旨左調邑人詣
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
得監汝州酒稅 甲寅日中有黑子自熙寧十年至
此凡四見 三月庚寅䟽汴洛 除張方平爲宣徽
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
迎送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
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
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

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
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蘊四易姓
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皆可以
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服精練師
還如其言 夏四月己未陳升之卒升之字暘叔建
陽人初名旭以進士歷官樞密使同平章事封秀國
公深狡多術善傳會以取富貴竭力以附王安石而
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 五月庚辰詔曰濮
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即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
祀今王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

講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
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有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
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 甲申元
絳罷絳工於文辭而無操持仕已顯猶謂遲晚時論
鄙之以蔡確叅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
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
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
法遂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
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
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杞非

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
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
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
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
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
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
耆寧以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一
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
餌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
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

爲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 六月戊申命蔡確叅定

編脩傳法寶錄甲寅清汴成是月忠州雨豆 秋七

月甲戌張方平致仕戊寅詳定朝會儀丁亥詳定郊

廟禮儀 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脩起居注王存乞

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

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

與同脩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爲

令 甲寅詔增太學生舍爲八十齋 九月壬辰出

馬步射格鬪法頒諸軍 冬十月癸卯置籍田令詔

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爲一甲以輸賦役 乙卯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
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
僧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僧曰此非汝所當
得留趣遣出帝常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
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
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
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
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
敢不受教 是月知湖州蘇軾徙知徐州上表以謝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嘗作策畧策別
策斷又緣詩託諷庶幾有補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
亶擿其語以爲侮慢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
謗君父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
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
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
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爲主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
至是不得已從其請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

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鍛鍊久之不決且多
引名士必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
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
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忌才中傷之
乎摬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本憐軾且聞曹
太后之言而吳充申救甚力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禮
亦對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
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
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
深譴也行爲卿貫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

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
之地下之螫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
朕事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公爲朋比如盛僑
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畧能誦說先王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
促具獄貶軾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第轍及誥皆坐謫
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準孫覺曾
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瑄盛僑王侁王鞏王
安上周攸杜子方等三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爲

近募老姻廓園事不過與
此類耳何至賈禍以孔

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
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
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
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旣往見之臺吏不許通
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
留不然且獲罪旣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
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十一月丁亥雨土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上
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外舍生二千人
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

三年春正月己丑癸巳俱白虹貫日詔審刑部斷議
官失入人罪者具數罰之 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
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
幹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
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
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
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
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
王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 二月丙

午以章惇叅知政事 丁巳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

丑吳克罷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
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遂罷
爲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充字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
士作大箴以獻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
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少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

于未昭陵 夏四月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

五月甲申復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
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漸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
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

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
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
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掎角討蕩五十六
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
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
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
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
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
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
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

遂資間 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

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
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叅議几言律主于人聲
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
于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
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
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
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稔
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
傑議樂成第加恩資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
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

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

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
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
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秋七

月庚午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
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
今當脩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
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
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
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
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

海口從之 癸未慧出太微垣丙戌詔羣臣直言闕

失 八月乙巳罷省寺監官領空名者 程頤行雍

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十人頤以千錢掛馬鞍比
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
矣頤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
去誠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
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頤曰使
人得之則非亡也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
爲用矣至雍以語呂大臨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
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

如此大臨曰夫數子之言何如願曰最後者善大臨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

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
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
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癸未以薛向孫固爲

樞密副使乙酉加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荆國公丙戌
以馮京爲樞密使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
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
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薛向罷以呂

公著爲樞密副使 閏月乙卯加文彥博未興軍節

度使以富弼爲司徒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八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神宗八

元豐四年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侯林廣代韓存

寶經制瀘夷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辛亥馮京

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京

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

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

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人謂不愧科名

云 二月己卯分東南團結諸軍爲十三將 三月
癸卯章惇罷以張璪叅知政事時朱服爲御史惇密
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俞又強占民田民遮
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罷知蔡州 乙巳命官
閱九軍營陣法於京城南戊申大閱 夏四月癸亥
帝御延和殿閱試保甲乃立團教法 己巳詔罷南
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 乙酉河復
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
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

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
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
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
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
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
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
然靡費財用卒無成功五月戊申立晉程嬰公孫
杵曰廟于絳州時屢失皇子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
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曰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
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

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崇厲者願遣使尋訪塚
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祥是時鄆王
疾亟主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土塚於絳州太平縣
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曰爲忠智侯大建廟貌
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 有上書乞擇
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
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爲是倍之則
爲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
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爲
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六月癸未以河北諸郡蝗生命提點楊景畧提舉王
得臣等督諸州縣捕蝗是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
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
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毋梁氏
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
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
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
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
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
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

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

甲辰韓存寶坐逗留無功誅于瀘州以步軍都虞候
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
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
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
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屍鬻割食之過
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
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己酉
詔會鞏充史館脩撰專典史事 詔定選格初太祖
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
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

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
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
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
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
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
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
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
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
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
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叙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上則列遷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

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
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
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
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旣罷內外長吏舉官法
堂除亦廢 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
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
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 辛巳司馬
光趙彥若上所脩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
卷 九月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 辛亥鄜延經畧
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

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
午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
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
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出
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
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
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
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
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

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
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
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
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
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罍十二虞
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
則虞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
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虞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虞方
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
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

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虞太常以謂用宮
架十二虞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
四面如辰位設鐃鐘十二虞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
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
廟郊丘如之 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
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
磨礪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
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
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
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

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
米脂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
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
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
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
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
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
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
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貶宣徽南院使陳玘知鄆州
玘言西師不宜以宦者爲主帝以爲沮格故貶 以

吳居厚爲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爲武安節度推官
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
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遂擢
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
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
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
凡流無閥閥勲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
風而靡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
舉毋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

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
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
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
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
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
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
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
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畧
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以曾鞏爲中書舍
人鞏游于歐陽脩之門脩謂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

司馬遷韓愈成一家言又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
梁陳書時謂其可比劉向王安石亦稱其文章世所
鮮儷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專典史事至是以
官制將行命爲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
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
盡 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三月壬
辰親策進士是科得鄒浩 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
珍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御史中丞
舒亶罷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
爲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癸酉以王珪爲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顛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爲首相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

未有人皆耻之確旣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
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率爾對曰人
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
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
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
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 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
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
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
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

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闔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是時蘇軾居黃州已三年矣帝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帝手劄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以軾量移汝州未至軾上書自言有饑寒之累有田在常州願得居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軾道過金陵

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
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
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
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
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
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
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
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 榮州人王庠
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究其指歸嘗作經說

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
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
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故忽之不行
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 丁丑同知樞密
院呂公著以興兵討夏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
公著數白其害不從乃引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定
州安撫使 五月壬午朔日食戊戌詔兩省官舉可
任御史者各二人 甲辰命內侍李舜舉同給事中
徐禧如鄜延議邊事 六月辛亥環慶經畧司遣將
與夏人戰破之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 秋

七月庚子以蔡京爲起居郎同詳定官制 八月庚申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辛未种諤以行軍迂道降文州刺史 甲戌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

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
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
邪珪無慚色聞者耻之徐禧至瀛延种諤上言橫山
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
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
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脩夏州三郡鼎峙
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強
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
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

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
不如末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末樂竊惟銀夏宥三
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
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
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
末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
城末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
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
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
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

宋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宋樂徐禧等敗死初禧等
旣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
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
萬已屯注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
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
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禧
抵宋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
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
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
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

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
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
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
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
也禧不從鐵騎旣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
奔還踪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
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
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
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
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

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求能皆爲亂兵所害惟
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
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
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未樂之
役官軍熟羗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
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
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
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
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
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

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又
每臨朝歎曰邊民疲敝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
於是徙公著知揚州加大學士 庚子安化蠻寇宜
州知州王竒死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冬十月甲寅
沈括坐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曲
珍降授皇城使乙丑贈徐禧李舜舉李稷等官各推
恩有差癸酉貶知太原府呂惠卿知單州 十一月
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 十二月丁巳新樂成劉几
所定也丙寅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十人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 丙

午封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 趙槩卒槩字叔平

虞城人舉進士積官至尚書右丞平生與人無所怨
惡專務掩惡揚善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
之徒云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二月丁未夏人數十

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
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
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
破合淝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
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
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

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
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
經畧都總管 三月乙未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
官八人 夏四月丙辰曾鞏卒鞏字子固南豐人平
生無所玩好唯藏書二萬卷手自讐校至老不倦呂
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
文章以是歐陽脩雖薦之亦不至大用卒年六十五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寶訓壬申帝御邇英
閣講周禮 是月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五月甲申以時暑趣斷開封大理獄癸卯詔賜資

州孝子支漸粟帛 是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

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

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六月癸丑詔御史中丞兩省官各舉可任言事或

監察御史五人 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敝於兵令

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

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

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

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愜人

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

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
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
臣徃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計有罪今遣使造庭
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
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
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
乞還侵疆不許 丙申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即
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
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末樂之役兵民
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

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羗夷校勝負願休
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
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興
利之臣爲國歛怨宮闈之臣不可委以兵柄願擇循
良之吏賑貸存恤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
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字彥
國河南人自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之曰此王佐
才也懷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初名臯旣而
易名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以司徒封韓國公家居一紀
斯須未嘗忘朝廷卒年八十計聞贈太尉謚文忠

以鄒浩爲穎昌府教授時范純仁爲守屬撰樂語浩
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秋七月乙卯孫固罷以
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 八月辛卯蒲宗

孟以荒于酒色繕治府舍過制罷以王安禮李清臣
爲尚書左右丞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月戊子

封孟軻爲鄒國公辛丑封馬援爲忠顯王 十一月
甲寅文彥博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

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
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
任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
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
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
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八

浙

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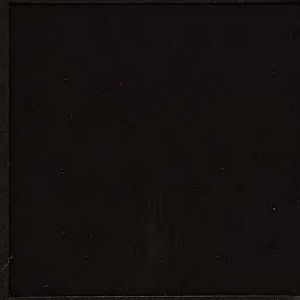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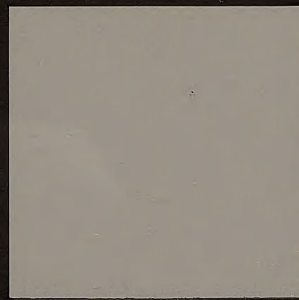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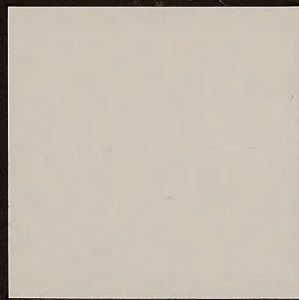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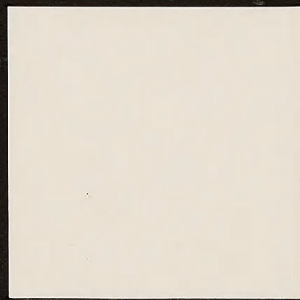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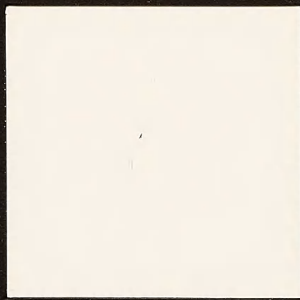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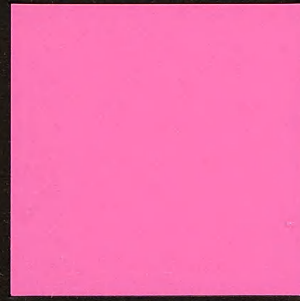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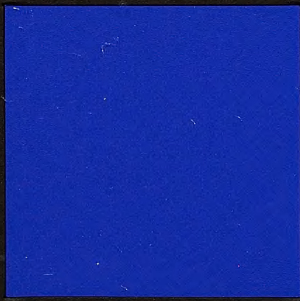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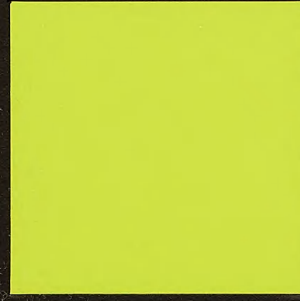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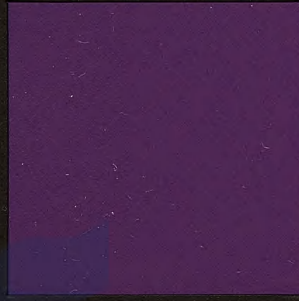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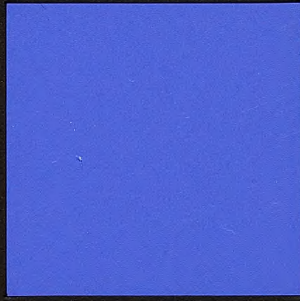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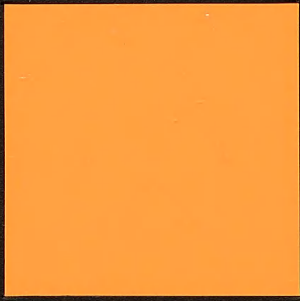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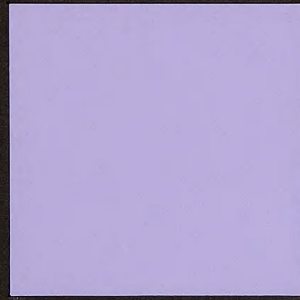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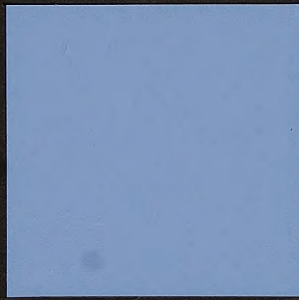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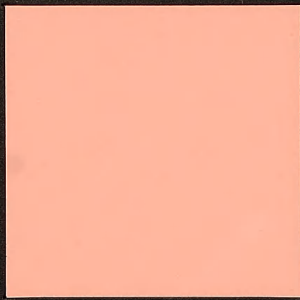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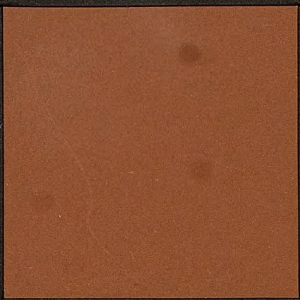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83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